

# 阐释学译学研究：反思与建构

徐朝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H059  
217

01307054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金资助 (项 目 批 准 号: 08JAZH0003)

# 阐释学译学研究：反思与建构

徐朝友 著



北航 C1678346

南京大学出版社

H059  
217

043050810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阐释学译学研究：反思与建构 / 徐朝友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

ISBN 978 - 7 - 305 - 12119 - 7

I. ①阐… II. ①徐… III. ①阐释学—翻译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251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阐释学译学研究：反思与建构  
著 者 徐朝友  
责任编辑 揭维光 王抗战 编辑热线 025 - 83686531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9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119 - 7  
定 价 24.00 元

发 行 热 线 025 - 83594756  
电 子 邮 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 言

写这本书的初衷,主要出于这么两点考虑:第一,阐释学译学研究,不但是翻译理论史、翻译理论专题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对当代译学研究及译学建设也具有切实的借鉴意义;第二,国内外相关具体研究出现了偏颇或失误。因此,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阐释学译学,就显得相当必要。

我国阐释学译学研究出现的偏颇或失误,大致有这么几处:(1)有欠认真对待施莱尔马赫及狄尔泰阐释学译学,甚至对两者提倡“客观解释”持相当随意的态度;(2)轻易视海德格尔阐释学否认文本原意,不恰当地视海德格尔译学贬直译、主意译;(3)视伽达默尔阐释学仅为“归化”论之渊源;(4)视斯坦纳《通天塔之后》主“意译”,甚至干脆拿“神似”“化境”说套解斯坦纳译学;(5)接受美学翻译研究(阐释学译学重要流派),片面地拿接受美学为翻译“归化”论张本;(6)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之阐释,17年来盲目追尾德曼一路的解构主义,甚至以讹传讹;(7)当代阐释学译学研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凡此种种,国外阐释学译学研究也颇多类似。

就研究内容而言,本书主要想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收获:(1)纠正伽达默尔阐释学译学、接受美学阐释学译学研究中出现的偏颇,拓宽阐释学译学研究的视野;(2)纠正海德格尔、本雅明以及斯坦纳阐释学译学研究中出现的错误,还它们以本来面貌;(3)探讨阐释学译学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提炼并发凡阐释学译学的锋芒,并就阐释学译学视野里的一些译学基本问题,做比较深入的探讨或建设性思考。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主要是这样来做的。首先，是基础性研究，重在揭示多为学术界忽略的相关基本事实（主要是阐释学译学之阐释学及其他学术渊源考）；其次，是拓展性研究，就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讨（包括相关阐释学译学对比思考），旨在更深入地把握相关阐释学译学；再次，是反思性研究，主要立足于基础性、拓展性研究，纠正译学界相关研究之偏颇或失误；最后，就一些颇有争议的相关问题，从本研究的角度切入展开探讨或商榷。

当然，这里说的不过是夫子自道，自画自说而已，究竟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有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只能仰仗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徐朝友

2013年7月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b>第一章 海德格尔阐释学译学 .....</b> | <b>1</b>  |
| 第一节 理解(“三先”) .....         | 1         |
| 第二节 概念.....                | 7         |
| 第三节 语言观 .....              | 14        |
| 第四节 话语 .....               | 23        |
| 第五节 翻译论(一) .....           | 32        |
| 第六节 翻译论(二) .....           | 39        |
| <b>第二章 伽达默尔阐释学译学 .....</b> | <b>62</b> |
| 第一节 视域 .....               | 62        |
| 第二节 效果历史意识 .....           | 65        |
| 第三节 前见 .....               | 68        |
| 第四节 几点思考 .....             | 70        |
| 第五节 翻译论 .....              | 75        |
| <b>第三章 本雅明阐释学译学 .....</b>  | <b>93</b> |
| 第一节 精品意识 .....             | 93        |
| 第二节 救赎情结.....              | 103       |
| 第三节 语言哲学.....              | 112       |

|                          |            |
|--------------------------|------------|
| 第四节 商榷(一).....           | 121        |
| 第五节 商榷(二).....           | 130        |
| 第六节 商榷(三).....           | 134        |
| <b>第四章 斯坦纳阐释学译学.....</b> | <b>156</b> |
| 第一节 《通天塔》译评.....         | 156        |
| 第二节 斯坦纳译学的本雅明渊源.....     | 162        |
| 第三节 斯坦纳译学的海德格尔渊源.....    | 178        |
| 第四节 斯坦纳译学“阐释四步”.....     | 191        |
| 第五节 斯坦纳译学关键词再探.....      | 204        |
| 第六节 《通天塔之后》的一个悖论.....    | 212        |
| <b>第五章 接受美学翻译研究.....</b> | <b>220</b> |
| 第一节 英伽登现象学美学.....        | 221        |
| 第二节 姚斯接受美学.....          | 225        |
| 第三节 伊瑟尔接受美学.....         | 228        |
| 第四节 鲁迅早期翻译观管窥.....       | 231        |
| <b>第六章 余论.....</b>       | <b>240</b> |
| 第一节 理解与表达.....           | 240        |
| 第二节 罗宾逊谈异化译学.....        | 250        |
| 第三节 韦努蒂译学关键词刍议.....      | 257        |
| <b>参考文献.....</b>         | <b>270</b> |
| <b>后记.....</b>           | <b>286</b> |

# 第一章 海德格尔阐释学译学

海德格尔的哲学和译学思想,与伽达默尔、本雅明、斯坦纳诸家的相关立场,存在相通之处,甚至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首先从海德格尔谈起。

这里谈海德格尔,主要分两步:第一步,是努力理清海德格尔的几个重要概念,目的是为更好地把握海德格尔译学做个铺垫;第二步,是初步探讨海德格尔的译学思想,包括提出一些商榷性的看法。

## 第一节 理解(“三先”)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有一段名言: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海德格尔,1987:184)

对这段话的理解,至少应该注意到三个方面。

其一，前提条件的构成性。“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是构成性的，不是现成的、可以直接援用的。否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散漫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而成功的理解自然也就达不到。（张祥龙，2008：186）就拿“传统”来说，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伽达默尔，1986b：62）比如，要获得真正的前苏格拉底“传统”，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穿越现代之“构架”、近代之“异化”（“疏离”）、罗马之“宰割”等等之历史的雾霭，沿波溯源，振叶寻根。

海德格尔认为，“当解释学反思调集起自我反思，以反思其自身的批判努力——即自身的局限性与依赖性时，解释学才获得了自身的生产性。”（转引自严平，1998：184）海氏还说：“无论如何，我认为解释学的开明意识产生了更高一层的真理，在此真理中，它将自身带入对自己的反思中。”（转引自严平，1998：184—185）解释学反思，就是对思维进行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将所有的抽象观念和科学知识都带入到人的全部世界经验之中。（严平，1998：185）与“筹划”类似，“生产”绝不是任意而为的。就阅读文本而言，明智的做法不是立即处理“本文”，而是检验现成看法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也就是确定它的来源和有效性。（伽达默尔，1992：16）

正如“真正的现象，即存在，要搏而后得”（陈嘉映，1995：53），“三先”也要靠我们“搏而后得”。所以，海德格尔才特别强调：“解释理解到它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转引自伽达默尔，2007a：363）

其二，反对先入之见，“回到事情<sup>①</sup>本身”。为此，就要向事物本身推进，将事物本身从先入之见中，从传统的掩盖中，从为偏见缠身的粗浅问题中解放出来（靳希平，1996：258）；就要反对一切漂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其为“问题”）（海德格尔，1987：35）；就要排除不加反省偶然拾来的各种哲学概念框架，这些框架原为探索事质而设，后来却硬结得阻碍了我们深入事质的眼光（陈嘉映，1995：50）。<sup>[1]</sup>

其三，“前理解”之透明性。要使“前理解”透明，一者，是借助“质疑”。不论我们利用了多少前概念，我们始终可能把它们揭示出来并让它们接受批评性的评价。我们通过允许文本、解释和前概念之间相互进行质疑，还能够区分好的解释和坏的解释以及更好的前概念和更糟的前概念。（马尔霍尔，2007：103）二者，是借助“反思”。解释试图帮助“前理解”达到透明。在一切正确的解释中，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反思地意识到一个人自己了解的前结构。（格朗丹，2009：157）三者，是借助“时间距离”。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时间距离”应该有岁月磨炼、披沙炼金的功能。

“三先”前提条件的构成性，反对不恰当的先入之见，“前理解”之透明性，三者不过着眼于不同的角度，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海

<sup>①</sup> 当我们追问思想的任务之际，就意味着要在哲学的视野内规定思想所关涉的东西，规定对思想来说还有争议的东西，也即争执。这就是德语中“事情”一词的意思。这个词道出了在眼下的情形中思想所关涉的东西，按柏拉图的说法，即事情本身。（海德格尔，1996：1248）海德格尔揭示了一切理解的筹划性质，并且把理解活动本身设想为超越运动，即超越存在者的运动。（伽达默尔，2007a：355－356）因为历史认识是从此在的前结构得到其合法性的，所以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动摇所谓认识的内在固有标准。即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历史认识也不是有计谋的筹划，不是意愿目的的推断，不是按照愿望、前见或强大事物的影响对事物的整理，而永远是某种与事物相适应的东西。只是这个事物在这里不是 factum brutum，即不是单纯的现成东西，单纯的可确定和可度量的东西，而首先本身是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2007a：357）

德格尔自己的话，可以称得上一言以蔽之：“‘Phaenomen’这个名字意味着一种任务：从否定方面讲，反对一切先入之见；从肯定方面讲，关于所谓现象的分析必须弄清现象给关于哲学的对象（的观念）中带来的那些先入之见，因为人们可以最终指出，没有这些先入之见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对本质性的先入之见的批判代表着哲学研究的本质的部分”。这种批判就是所谓对哲学历史的解构。这种对历史的解构当然也是对“现象”的进一步限定，所以也是一种对事物本身的还原。（斯希平，1996：260－261）

谈及翻译，海德格尔也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就阿克西曼德之箴言翻译而言，海氏（1996：539－551）就如何“有意识地抛弃所有不当的先入之见”，大概给出了两个路数。一者，是“倾听”，“在聆听之际得以进入那在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东西中”。二者，是“以希腊方式思希腊思想”，“我们的思想在翻译之前就必须转渡到那个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那里”。就此，这里尝试给一点说明。

本真的言说首先是聆听，聆听语言的言说。（陈嘉映，1995：314）所谓“倾听”，就是放弃任何立即理解的要求，就是必须对那无可回避、但又先行的东西思索一番。换言之，就是不要鲁莽地用未经考察的描述侵袭事情，而是小心、谨慎地深思事情（就其中隐蔽着某种不可忽视的东西而言，事情是在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所涉及的东西）。如要给个小小的提示，这便是，无须乎去聆听一系列的陈述句子，而是要从句子中得到“暗示”，跟着指示的进程走。（海德格尔，1996：662,665）为清除偏见，我们必须下决心去倾听，因为倾听使我们超逾所有传统习见的藩篱，进入更为开阔的领域。（海德格尔，1996：1215）解构的意思并不是摧毁，而是清除、肃清和撇开那些关于哲学史的纯粹历史学上的陈述。解构意味：开启我们的耳朵，静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向我们劝说的东西。通过倾听这种劝说，我们便得以响应了。（海德格尔，1996：601）。

就如何“以希腊方式思希腊思想”，可以谈两点。

其一,对“始源”经验的居有。所谓“对存在学历史的解构”,乃是对构成存在学历史之基础的原始经验的原始居有。(海德格尔,2000:40)解构试图再度唤醒此在的原始经验,这些经验潜藏于本体论传统的范畴背后,而这些范畴一直不利于重新占有这些经验。(格朗丹,2005:160-161)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从某种既成的观点或原则出发,也不是从某种理论出发,而是对既往流传下来的事物的重塑,表现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它绝不是全盘接受,而是牢牢把握住概念的原始意义。(何卫平,2009:71)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解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对“始源”经验的占有,所以,海德格尔谈《箴言》翻译时才说,“只消我们没有在聆听之际得以进入那在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东西中,那么,甚至这种对我们前面专门考虑过的那些不当的假设的抛弃,也还是不够的”。

这是对具体的思想对话的具体要求。

其二,“对话”本身之严格要求。海氏谈《箴言》翻译时有言,对话之会话谈论同一东西,而且是出于与同一东西的归属性来说话的,这一点,乃是对话的属性。(海德格尔,1996:543)在另一处谈到理解黑格尔,海氏这样说:“如果我们试图与黑格尔作一次思想的对话,那么,我们不仅必须与黑格尔一道谈论同一事情,而且必须与他一道以同一方式谈论同一事情。”(海德格尔,1996:822)

理解首先就意味着去理解题材本身,而其次才是分离和理解另一个人的意见。结果,所有解释学条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保持对于题材的理解,亦即和同一个对象打交道。(伽达默尔,1992:17)

这是对思想对话本身的要求。

可见,海氏对“对话”(理解)提出了极其严格、可以称得上苛刻的要求。就“以希腊方式思希腊思想”,我们无妨说得实在点。比如说,一旦我们在对希腊语言的解释中不让罗马的、中世纪的和近

代的表象方式来插手，并且在希腊世界中既不寻求人格也不寻求意识，则希腊语言便以不同方式说话了。（海德格尔，2000：518）也就是说，有必要突破普遍概念的表面，以便返回到特殊的经验上。（格朗丹，2005：162）

关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理解”，尚有一点可谈。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无妨分两步看。第一步，是“本源状态的理解”。海氏认为，自己所说的理解与领悟比胡塞尔所说的直观和思维更为本源。（苏宏斌，2005：346）实际上，在早期思想中，海氏所采取的主要是一种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方式，认为对象性的认识活动奠基于一种非对象性的、本源的理解活动。（苏宏斌，2005：50）而所谓领会和解释的“先见”、“先占有”和“先理会”，还根本不是任何判断或观念性的把握，也说不上让后起的判断来校正。（张祥龙，2008：177）因此，如果我们记得海氏所讲的领会从来不专指智力活动而泛指亲处于事的能在，那就可以对解释活动的先行具有理会得更贴切些。（陈嘉映，1995：227）这就难怪，“像伽达默尔那样将所有解释的前提——构成域性的领会——说成是一种‘偏见’或‘前判断’就是不通达的”。（张祥龙，2008：177）

并非解释使我们领会和理解，而是这原本构成着的领会使得解释成为可能。解释原本并非是概念式的和注解式的，不经意的环视就已是“世界”的解释，是对抛入领会的可能性的占有。“用得称手”的状况已有自己的视野，这就是域状的“为……的缘故”（Um-zu）。这并非因果性的“Um-zu”使被使用的东西“作为某物”被非专题地显露出来。（张祥龙，2008：176－177）

本源性的理解与解释，是前概念的、前语言的、前理论的和前认识的。海德格尔的术语“理解”（Verstehen），被英译为“理解”（understanding），但也许最好将它把握为“应对”（coping），海氏用这一术语来解释此在如何理解和应对他被抛入的世界（克莱因伯格，2010：107）。要在理解（Verstehen）的意义上理解锤子只要去

使用锤子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在最源初的层次上,我们就是以这些技艺的方式存在着。我们作为这样的存在者存在着,我们应对着我们被抛入其中的世界并处理向我们展现的种种可能。阅读一本锤子的使用说明——一个现成在手(present-at-hand)的行为——丝毫没有为我们在理解(Verstehen),即上手(ready-to-hand)的意义上使用锤子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克莱因伯格,2010:107)

就此而言,《庄子》中有一段绝妙的文字。《庄子·天道》云:“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这段文字,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与海德格尔比较合拍。一者,领会从来不专指智力活动而泛指亲处于事的能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同存在具有联系的人这一预设的基础是,理解不在人的头脑中,而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克莱因伯格,2010:253)二者,要在理解(Verstehen)的意义上理解“斫轮”,只要去“斫轮”就可以了。

第二步,就是对文本的理解。问题是,“本源状态的理解”与阅读中的“理解”,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是不是留有余地?这块余地,是否更值得我们去发掘耕耘?

## 第二节 概念

概念是构成哲学大厦、也是思想殿堂的基石。对海德格尔来说,尤其如此。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明确断定,哲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基本词汇的力量”(陈嘉映,1995:318)。海氏哲学是围绕着约50个关键词语展开的。(海德格尔,1991:导言)关

于几乎每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海氏都考证过从希腊词到拉丁词的转变。（陈嘉映，1995：337）

### 一、概念“解构”之必要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穿对哲学概念想当然的怡然自得之心态。海氏如是观，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源头”之遗忘。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原始“源头”的道路，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们以为甚至无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要回溯到渊源处去。（海德格尔，1996：53）

其二，语言之“堕落”。在海氏看来，欧洲的整个的语言都形而上学化了，现行的哲学语言，本身处处都体现着人对自然的统治欲望（靳希平，1996：323），越来越趋向于科学语言，这倾向也浸漫到日常语言之中，而这种语言同时也越来越不足以对待哲学原本提出的问题（陈嘉映，1995：380－381）。

因此，历史、哲学研究认识到，自己“有必要去澄清流传下来的、占主导地位的种种阐释那隐含的动机、不可言说的倾向和解释的方式，在破陈出新的回归之路上深入原本的思想动机的根源”。历史、哲学研究追溯传统的初始，借此拆除基本概念在传统中的独立化。海氏称这一处理方法为解构，而解构对于他的全部哲学研究都具有约束力。（君特·菲加尔，2010：27）当然，这样的“解构”，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粹摧毁，而恰恰是为了照亮前概念所已隐含着的基本经验和意义。所以，这样的“解构”本身就包含了“构造”的因素，或者说本身就是一种“构造”。（李章印，2009：96－97）

全新的领悟大概非抛开语词不可。（陈嘉映，1995：123）海氏可谓身体力行。为了能揭示他发现的新的古老真理，他需要找一

种新的语言,即作为真理之寓所的非概念性语言<sup>①</sup>(靳希平,1996:323)。海氏尽量避免采用积满形而上学内容的语言和概念,而力求以新词语新风格,重温哲学的原始问题。(陈嘉映,1995:380—381)

## 二、概念“解构”之路数

黑格尔主张扬弃,海德格尔则强调回步。他不同意把前人的思想纳入某种更高的超越前人的体系中,相反却主张把传递下来的思想解放出来,让它们回到自己的曾在中去。前人的思想是后来思想的源头,我们不能脱离这种本源性质来理解前人的思想,而必须明确地把它作为源头来领受。(陈嘉映,1995:230)为此,有必要揭开遮蔽事情的历史,哲学问题的传统必须一直回溯到事情的源头,传统必须被拆解,只有这样,事情的本源状态才是可能的,这种回溯再次将哲学置于决定性的关系面前。(海德格尔,2009:79)我们相应的立场是要重新培养本源的立场,也就是说,相应于变化了的历史状况,本源的立场成了某个不同且又同一的东西。(海德格尔,2009:80)就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而言,关于存在的思想还保持着一种本源的揭示力,而没有退化为一种概念式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个开端或起源恰恰是最伟大的,而柏拉图的思想,作为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起点,倒毋宁是对此源头的遮蔽。(苏宏斌,2005:43)其后,概念传统的疏异化,随着希腊化的学院文化转化到拉丁文中,然后随着拉丁文转化成当代的民族语言,又构成一种学院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概念逐渐地丧失了它从存在经验中得来的本来意义。(伽达默尔,2007b: 443)

<sup>①</sup> 当海德格尔说散文中也有诗意时,表明了他对印欧语系的那种非同一般的亲近感(proximity),表明了他对语言的那种家园式的眷恋之情;当他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时,W·考夫曼(Walter Kaufman)指出:“事实上是说他的语言就是他的藏身之处。”(张志扬、陈家琪,2004:129)

因此，海氏反思或解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就是这样的：首先返回西方思想的源头，揭示出古希腊的早期思想家们原始的存在经验，然后再检视这一经验如何在由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历史中受到越来越深的遮蔽，而后再探询超越形而上学的“拯救之路”。（苏宏斌，2005：43—44）

伽达默尔在《解析与解构》一文中，有一段非常切中的说法。伽氏说，运思着把传统的概念词语回溯到希腊语言上去，回溯到词语的天然词义和语言的被遮蔽了的、又能在词语中找到的智慧上去，一如海德格尔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所做出的。这一切实际上重新复活了希腊思想及其对我们的感应力量。这是海德格尔的天才。海德格尔甚至喜欢把词语引回到她们已经失落了的不再具有的词义上去，并从这种所谓词源学的词义中得出结论。（伽达默尔，德里达，2004：93）

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所有正面见解都是解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陈嘉映，1995：331）。对海德格尔来说，对一个文本的解说必须通过概念方式来探索，直到发现那种真正奠基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必定摆脱了它藉以表达自己的疏离化的语言。（莱曼，2007：140）就关键性概念的理解而言，思想永远不可能以逻辑或概念式的结构去把握。即便思想“拿出”“产生”概念，但是，思想本身并不是概念。（Rosen, 1978：136）理解集中于“实际语境”及“实际投入”，理解不是“对概念的认识性把握”。（Dreyfus & Wrathall, 2005：5）对于原发的经验，一切表象和概念都已失效，只有不离其本身的“形式显示”或“揭开蔽障”才能与之打交道。而这种显示和揭蔽之所以可行，也正是由于这在场本身就包含着领会的可能性。“揭蔽”就意味着不从外面去判断它，而只是将这存在本身的在场状态的先概念含义揭示出来，从边缘域带引到眼前来。（张祥龙，2008：115）

海德格尔独到的翻译，是其“革新”形而上学哲学家语言流弊